



百家笔会

爱情本来的样子

□ 劳家丰

前不久,我重返故里,参加那历经沧桑的祠堂修缮落成的典礼。时光仿佛慢了下来,在充满回忆的老屋中,母亲与我絮絮叨叨地谈起了父亲。尽管他已离我们而去,转眼间七个春秋轮回,但母亲的言谈间,总似有父亲温暖的身影在侧。

在柔和的灯光下,母亲的眼睛里闪烁着年轻时的光芒,她款款道来与父亲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那些或甜或苦的往事,宛如一幕幕电影画面,在母亲的叙述中重现。她的嘴角轻轻上扬,露出一个温柔而幸福的微笑,仿佛时光倒流,她又回到了那个与父亲携手同行的年代。

我知道,这份深藏于母亲心中的思念,如同老树的根须,深深地扎在了她生命的土壤里。五十余载的风雨同行,父亲如影随形。如今虽然人已远,但那份情,那份爱,却如老酒,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香醇浓厚。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母就如同那片土地上最朴实的种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简单而规律。他们用那布满老茧的手,耕耘着属于自己的土地,编织着一段平凡而又温馨的婚姻篇章。他们的爱情,不曾张扬,不曾耀耀,却如细水长流,静静地滋润着彼此的心田。

岁月如歌,父母的爱情故事里,没有惊心动魄的章节,却有着柴米油盐的温馨。他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见证了彼此的蜕变与成长。在生活的田野上,他们携手并肩,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那些艰难的时刻,他们彼此扶持,成为对方最坚实的依靠;在伤心的时刻,他们相互慰藉,用爱的力量抹去彼此的泪水。

听母亲讲,她与父亲认识的时候,父亲家里很穷,但她看中的是父亲的勤劳和本分。结婚五十多年来,生活虽然贫苦,但父母总是很恩爱,

生活中从来不会缺乏欢声笑语。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们的一群儿女健康成长,有所作为。

父母的爱情看似很普通、很平淡,但也有激荡人心的动情之处。我相信,那就是爱情,是那种平凡而深沉的爱情。它不像诗篇中的跌宕起伏,更多的是在日常的喧嚣中,默默地维持着家的温暖与安宁。

在那个时代,父母的情感如同深埋在心底的种子,即使面对不开心,他们也习惯将其默默收藏。生活总是要继续,哪怕脸上还挂着沉郁的表情,手中的劳作却从未停歇。我记得,母亲的唠叨曾是那么频繁,如今回想起来,我才真正理解了它的意义。

与现今一些人对爱情的态度不同,他们更多看重的是情感的富足,选择的可能是财富的拥有者。当矛盾升起,有人选择一走了之。但在那个年代,离去是绝不被接受的,不能离开,于是只剩下言语的倾诉,那就是母亲的唠叨。

生活就在这些具体而微、凌乱而琐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地流逝,从青春年少的活力到暮年的风烛残年。这样的爱情,或许在外人看来显得贫乏,缺少激情与浪漫,但它却是真真实实、简简单单地存在着。

二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介绍,让我与妻子有了第一次的相遇。在那个决定的瞬间,她并未问我关于物质的拥有——车、房、收入,而是关心起我的内心世界,询问我平时的爱好。当她听说我喜欢写作和摄影,还曾有过一些文字见诸报端,她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她告诉我,她很欣赏那些有着上进心的男人。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幸运之神眷顾,让我遇到了这样一位知书达理、懂得欣赏灵魂深处的女孩。岁月如歌,转眼间,我与妻子已携手走过

了二十余载的婚姻旅程。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我始终不懈地努力着,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拼搏,还是生活中的点滴,我都竭尽全力,希望用我的成绩来回报她当年对我的赞美与信任。

我常常陷入沉思,爱情这棵树需要时间的雨露滋养,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太多的事物难以预料,一切都在流转,一切都在变迁。世界在变,人心亦然,似乎总有理由去改变。然而,我对妻子始终如一的态度是,我满足于与她共度的每一个平凡瞬间——一起在油腻的厨房里擦洗,一起打扫房间角落的尘埃,一起清除玻璃上的斑驳,一起穿梭于菜市场的喧嚣。

这些日子,或许平凡得不足以引人注目,或许缺少了浪漫的点缀,但当我们的双手紧紧相握,那一刻,一切都不再重要。我已经决定,要与她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直到白发苍苍。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胸怀如同大海,能够容纳百川,对许多事物都抱以宽容的态度。衡量一切的标准随着需求而流动,爱情亦然。当金钱的价值观发生转变,爱情的标准似乎也随之改变。有些人不再追求天长地久,转而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这样的婚姻,又能走多远?这究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还是一种精神的堕落?如今,我常常听闻,许多人不愿步入婚姻的殿堂,而谈及爱情,条件往往与车、房、高收入挂钩,甚至还有那高得令人咋舌的彩礼。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回首父辈们的婚姻,再看看我与妻子之间的爱情,我发现,我们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共同创造幸福的篇章,是锅碗瓢盆交响乐的交响乐,是彼此间的赞美与鼓励。

在这个时代,爱情似乎有些偏离

了它原有的轨迹,变得功利而缺乏真诚地付出。当看到爱情被当作一场游戏,可以随意组合又随意解散,我不禁感慨万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回想起父辈们那个年代纯真而朴素的爱,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震撼和敬意。

我不禁思考,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的夫妻们,有多少能够在岁月的长河中,手牵手,肩并肩,漫步在那金色的阳光下,一起回忆那些共度的时光,一起聆听风的低语和心的跳动。

数十载光阴荏苒,我见证了父母的日常,他们也会有争执,有时会因为生活琐事而争得面红耳赤。但转瞬之间,父亲便会带着笑容,用他的幽默让母亲破涕为笑,那笑声如同春风,化解了所有的冰霜。

我和爱人,也在育儿的道路上有过争执,对事物的看法常常各持己见,但岁月如歌,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如我的父母一般,携手同行,相濡以沫。尤其是自父亲七年前离我们而去,每当母亲谈及父亲,她的言语间总是洋溢着对他的深深思念,那份爱意穿越时空,让我深刻感受到父母之间爱的存在和力量。

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酸甜苦辣的各种味道。爱情,不可能总是如生猛海鲜般华丽丰盛,更多的时候,它就像是一碗朴素的泡饭,简单而清爽。这样的滋味,又有何妨呢?

若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珍视婚姻如同珍视生命中的瑰宝,渴望爱情如星辰永恒,那么我们就需要双方携手,共同耕耘这份情感的田地。我们应当努力成为完整的自己,寻求内心的幸福,而不是仅仅依赖他人来填补我们的缺失或完善我们的存在。

或许,这才是爱情最纯粹、最真实的样子。

天涯诗海

母亲的菜畦

(外一首)

■ 桂林

母亲的菜畦,在老家的水塘边发出咳嗽,支撑着单薄的日子

一垄垄时令蔬菜用自己的青春生动母亲卖菜的吆喝声,去喂饱岁月

我的童年宛如菜畦一样,被母亲

浇灌得青枝绿叶
我的理想爬出菜畦,超过了母亲的丝瓜桩

我常在诗行里播撒悲悯,宛如我蹲在母亲的菜畦里,栽下希望

艾草茸茸

院子里的艾草,蓊郁了整个季节我时常端坐在院子里,凝视这些不速之客

母亲当年割艾的身影,是一只起舞的蝴蝶现在依然在艾枝上颤动

我想给母亲写首诗,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我的每一个语气词,母亲都能心领神会

艾草茸茸,有一种爱远比它茂盛

母亲,神圣的称谓

■ 王会亮

母亲是个神圣的称谓瓜熟蒂落 生命诞生我在这个世界上降临她所有的心血无怨无悔地滋润着我生命的根须

在我小的时候她是不知疲倦的春燕为我筑建温馨的家园在我成长中她是步履艰辛的纤夫拉着我的稚嫩一步步靠岸当我受伤后她是舐犊的老牛用深情抚慰我的道道伤口

目送我远行时她是村口驼背的老柳思儿的心情穿越了秋水犹如一弦射箭的弓箭射远了 弓也拉弯了

哦 母亲是厨房里热汤煮饭的老妈是戴花镜缝补衣服的老人是农田里耕作不辍的犁铧是放下电话却放不下的牵挂为了儿女汗滴是一生的标点符号涓涓暖身的母爱竟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肥了大海瘦了溪流

他们用那布满老茧的手,耕耘着属于自己的土地,编织着一段平凡而又温馨的婚姻篇章。他们的爱情,不曾张扬,不曾耀耀,却如细水长流,静静地滋润着彼此的心田。

四季回音

土岭梨花白

□ 董全云

山坡上,几树晶莹剔透的白花,开得繁密,挤挤攘攘,热热闹闹,幽香袭人。这是几株寂寂于山野的老梨树,色白之花,像雪、似玉,凛然、冷清。一树雪白,偏又能让人觉出纷繁意味。

野梨树穿过岁月的烟尘,一直傲然挺立在村南坡上,像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从树下的枝蔓间隙处再看远处的民宿,灰瓦白墙隐于一片白花之间,坡下的山路蛇一般地蜿蜒,愈发如诗入境。

这个村子叫土岭,原来在此生活的村民都搬迁到了山下,遗留下一个个残垣断壁的石头房子,还有山野的风和几十棵的百年老梨树。

高姐是我的老乡,她本是偶然来这里游玩,看到这棵老梨树开花盛开,满树雪白的风姿,还有这里的大山和村民们古朴的民风石头房子,于是由游客就变成了森兮民宿的主人。

她像一株梨花,在寂静的山上,

打地基,砌石块,栽树种花,把这里简陋破败的残垣断壁打造成了山顶民宿。10年的光阴,脸晒成了黑红,头发也白了鬓角,从美丽娇俏的妇人成了奶奶。她把儿子也从豫东带过来,她说将民宿注入年轻人的观点和元素,她将热爱变成了事业。

中午,她邀请我们在山上吃饭,她说有太行山里的凉拌木芽菜、山韭菜炒土鸡蛋,炖个土鸡,我给她带了家乡的卷尖和烧鸡,朋友带来了美酒,高姐拿出了她酿的野葡萄酒、桑葚酒。我们面窗而坐,窗面是高姐从山上采来的连翘花,茶杯里是高姐自制的桑葚茶。那顿饭,我们吃出了分外香。饭后,几人坐在山顶,周围几株梨花开得正盛,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极目远望,尽处点点梨花如雪,远处群山静谧连绵,仿佛笼了一层青纱。

午后,明媚的阳光透过落地玻璃大窗投射在茶色的木桌上,投射



在我们的身上,暖暖的,分外惬意。我们在品茗闲聊,一只蜜蜂嗡嗡围着插在玻璃瓶里一大捧金黄的连翘花,那明快的金黄感染了每个人。

高姐笑着说,别看老梨树落山野,纵使无人欣赏,时序到了,它便热热烈烈开满一树花。还有满山的连翘花也开得特别好,紧跟着还有荆条,这里的野蜂蜜特别甜,一股自然的花香。目前,我们还开始做“甜蜜事业”,让专门的养蜂人在山上养蜂,根据四时花开做蜜,有荆条蜜、槐花蜜、枣花蜜和连翘蜜。太行山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尤其是梨花盛开时,沿坡连翘一片金黄,点点野桃花开有红有粉,美得像幅五彩的油

画。这里的蜂蜜,蜂王浆天然有机,特别受欢迎。

阳光下的高姐的脸上溢出幸福的笑容,她的身后是错落有致的山顶民宿,一朵朵,一簇簇,一树树,一片片,满眼花海,绘成春的画卷。约三五好友或漫步在花间驻足观赏,或流连在花旁尽情拍照,感受这美好、惬意的春天。

绚烂的梨花下,蜂蝶翩翩飞舞。高姐在山间忙碌,她说和人约好了要去对接一些合作项目,阳光下的她灿烂地笑着,她说民宿的春天来了。

山里四野天宽地广,熏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着草木和梨花的清香。

莺歌海盐场

(外一章)

面朝大海,背靠尖峰岭。新月形的海湾,浪花翻腾,奔向眷恋的家园。

盐田里,一条老列拉的铁路,还有一列拉盐的老火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依然厮守在原地,不离不弃。

海盐文化馆里,制盐的老物件,轻拾记忆深处的碎片,温暖如歌岁月。

炎热的夏天,一杯老盐柠檬水,回味无穷悠长。爱的味道,瞬间在心底弥漫。

莺歌海,有青山的拥抱,也有海水的恩赐。

在“天空之镜”里,我看见了,蓝绿互动,诗意流淌。

天涯海角

□ 吉才惠

南海之滨,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出自两个朝代先贤的摩崖石刻。

岁月沧桑,历史和传说在这里交融。当文字的灵魂与岩石附体,岩石的生命就有了意义。

斗转星移,天涯石、海角石和日月石,看尽日出日落,见证多少的离别与重逢。凝视着这些有灵性的岩石,让我顿生羞愧和敬意。

在天之涯,海之角,我再一次相信了,海枯石烂和天荒地老。我悄悄地把多年以前的诺言和誓言,在心里长久地默念。

道吗?你母亲可爱吃枇杷了!”我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野老头”,眼角不禁有些温热,心头如春水轻漾。在那个年代,来自农村的父母,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所谓的爱情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有山盟海誓的刻骨铭心。但那一平淡淡质、发自肺腑的关爱,却让彼此的生活氤氲着一树繁花的芬芳。

闲庭信步

又是一年槐花香

□ 韩盼峰

岁月轮转,季节更迭,不觉间,又是一年槐花盛开的时节。那淡淡的、甜甜的香气,如同远方的诗意,悠然飘至,让人心生欢喜。

槐花,不同于那些娇艳的花朵,它没有浓烈的香气,也没有绚烂的色彩。但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一种朴实而深沉的美。它的花朵小巧玲珑,洁白如雪,一串串挂在枝头,随风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静好。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巷陌间,总有那么几棵槐树。每到这个季节,那淡淡的槐花香就会弥漫在整个村子里。我和小伙伴们总会跑到槐树下,仰望着那满树的花朵,闻着那沁人心脾的香气,嬉戏打闹,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如今,岁月已逝,童年不再。但每当槐花盛开的时节,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那淡淡的槐花香,仿佛穿越了时空,将我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走在街头巷尾,不经意间就能闻到那熟悉的槐花香。我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仿佛要将那香气全部吸入肺腑。那香气,如同岁月的痕迹,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槐树,那是一种极具诗意的树。它没有柳树那婀娜的身姿,也没有桃树那艳丽的花朵,但它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它的花,不仅仅是一种花,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美好的时光。每年的这个时候,它都会如期而至,为我们带来一份别样的惊喜和感动。

又是一年槐花香,岁月匆匆,但那份美好却永远不会消逝。让我们在欣赏这美丽花朵的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把握每一个机会,让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亲情家事

“野老头”的浪漫

□ 吴明松

在我眼中,父亲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好面子,不服输,嗓门大,好争论,即便到了古稀之年,还时常与母亲拌嘴。平时母亲经常把他唤作“野老头”,但父亲却不以为意。

一次回老家,恰逢后山果园的枇杷成熟了,父亲就耐不住性子,挑起了早已蒙尘的竹筐,声若洪钟地对我嚷了句:“走!上山采新鲜的枇杷,给你母亲尝尝鲜。”我一听,连忙阻拦:“这山路太难走了,到处长满半人高的草。再说了,现在市场上的枇杷也不贵,何必折腾呢?”可生性执拗的他哪肯听劝,大手一挥,就风风火火地出了门。

来到半山腰的果园,父亲环顾四周,找到一棵高大的枇杷树。他挽起裤腿,便要向上攀爬。我又是一惊:“爸,您这么大岁数了,爬树太危险了。”可父亲不由分说,攀着枝条就往上蹿,动作娴熟麻利。我赶忙上前扶着树干,唯恐有个闪失。但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枇杷果在父亲的左攀右折下“俯首称臣”,

乖顺地躺在了竹筐里。仔细一看,每个果实上都沾着露水,黄澄澄的,饱满的皮让人垂涎欲滴。

我不得不钦佩起眼前的这个“野劲十足”的老头,这身手哪里看得出是年逾七旬的人。

回到家中,我把父亲的“英勇”表现狠夸了一番。母亲却吓得不敢,她对父亲嗔怨道:“你这野老头,到底知不知道珍惜自己啊?万一摔伤了,我可不伺候你啊!”话虽如此,但我知道母亲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破天荒的是,父亲这回竟没有争辩,只是一个劲地“坏笑”。

傍晚时分,我路过厨房,突然看见父亲静静地蹲在角落,手上不知道在摆弄着什么。我蹑手蹑脚地凑近,只见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将枇杷遮盖好。我哑然失笑道:“爸,您这是给枇杷盖被子呢?您是害怕枇杷在夜里受冻吗?”父亲抬头看我,眼神中掠过一丝傲娇:“一看就知道没有干农活的经验。这样包起来,可以避免枇杷水分流失,口感也更好。你知